

学林出版社

作为“意识形态”的 技术与科学

[德] 哈贝马斯 著

李 黎 郭官义 译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

科学传播出版社

作为“意识形态”的 技术与科学

作者：[德] 哈贝马斯 著
译者：李 黎 译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

学林出版社

作为“意识形态”的 技术与科学

∞ [德] 哈贝马斯 著 ∞
李 黎 郭官义 译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



书 名——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作 者——[德]尤尔根·哈贝马斯
译 者——李 黎 郭官义
责任编辑——倪为国
封面设计——朱 也
出 版——学林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三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文庙路 120 号)
电话: 63768461 传真: 63768540
印 刷——上海天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5.75
字 数——13 万
插 页——2
版 次——1999 年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册
书 号——ISBN 7-80616-544-4/B·47
定 价——11.00 元

中 译 本 序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是尤尔根·哈贝马斯1968年8月问世的一本重要论文集。其中大多发表于1963至1967年。只有《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文是这年7月为纪念马尔库塞(H.Marcuse)70诞辰写成的。这篇文章既是对其他篇文章中提出的论点的进一步发挥，又是同马尔库塞的科技进步观点的辩论。

这本论文集从出版到1981年的13年中重版11次，总计11万册，并先后被译成英文、日文、挪威文、法文、荷兰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希腊文、塞尔维亚文和波兰文，等等，是同“公众领域的结构变化”(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1962)、《理论和实践》(Theorie und Praxis, 1963)、《认识与兴趣》(Erkenntnis und Interesse, 1968)一样被广为阅读与谈论的又一前期代表作。

这篇篇幅不大的论文集到底提出了哪些思想，以致引起这么多国家的学者如此广泛的兴趣？

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哈贝马斯在本书中：一，对法兰克福学

派老一辈代表人物,特别是对马尔库塞把技术与科学作为传统的意识形态来批判的观点和对科技进步的悲观主义论点提出了异议;二,在分析和论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某些基本理论作了新的解释;三,提出了预防科学技术在发展方向及其使用中产生的副作用及危险性的设想——政治科学化的理论。

所有这三个问题,他在后几年又作了更为深入的研讨,并形成了他后来的一本代表作:《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Zur Rekonstruktio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1976)。

一、关于反对把技术与科学作为 意识形态来批判的问题

本世纪初,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生产过程的机械化、自动化和组装的流水线化,劳动者成了“一部机器”,甚至成了“机器的一部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这一普遍现象,使西方一些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对科技进步的价值产生了失望情绪,并且愈来愈明确地形成了一种批判科学与技术进步的思潮。

法兰克福老一辈的理论家们,在批判“科技异化”问题上,更进了一步。他们在其早期著作里,就把科技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结合在一起,把科学与技术的社会功能同意识形态所起的社会功能相等同,认为科学与技术起着掩饰多种社会问题,转移人的不满和反抗情绪,阻挠人们选择新的生活方式,维护现有社会统治和导致社会堕落的意识形态作用。法兰克福学派的奠基人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就曾说过:“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判的科学本身,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科学之所以是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人们发现社会危机真

正原因的形式,……所有掩盖以对立面对为基础的社会真实本质的人的行为方式,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①马尔库塞在其名著《单向度的人》(*der eindimensionale Mensch*, 1964) 中,对科技异化为意识形态的问题,作了更深入、更全面和更系统的论述和批判,成了六十年代中期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和科技批判合二为一的代表作。

马尔库塞认为,科学与技术本身成了意识形态,是因为科学和技术同意识形态一样,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奴役性,起着统治人和奴役人的社会功能。

他在书中写道:“人们控制自然的科学方法”,结果“为人对人的统治提供了概念和工具”。他谴责科学方法所创造的高度精确的技术设备把生产者牢牢地捆绑在机器设备上,使之成了它的附属物,“成了流水线上的一个原子”;他抨击“现代化的工业设备及其高度的生产率……在满足个人的各种需要的过程中,剥夺了〔人的〕独立思想、自主性以及反对派存在的权利”,使社会成了单向度的社会,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

马尔库塞对科学与技术所作的这些毫无掩饰的揭露和批判,明确地告诉读者,后工业社会是一个“利用技术而不是利用恐怖”有效地统治着个人和“窒息人们要求自由的需要”的极权社会。他期待实现能够使人性得到真正解放的革命的质变。然而,他又觉得,科学与技术“愈发达,愈全面,个人打破这种奴役状态的手段与方法就愈不可想象”^②,人们受其奴役和统治的程度似乎就愈深重。

1967年,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的德文本在联邦德国发表之后,在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单向度的理论成了他们政治信仰的“圣经”和“行动指南”。马尔库塞成了1968年联邦德国大学生造反运动的精神领袖。

哈贝马斯不赞成马尔库塞在书中所阐述的上述观点,更反对青年学生在这些观点指导下所采取的极端行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问世的。正如哈贝马斯在该书前言中所说的,它是同马尔库塞所作的结论:“技术的解放力量转而成了解放的桎梏,”进行辩论而写的。^③

哈贝马斯以科技进步为“新的坐标系”,论证了社会的不断合理化与科技进步的制度化的关系,并明确提出了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进步本身已经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的观点。作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它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物质财富的高度丰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的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阶级差异和对抗的消失,而不是像马尔库塞所说的那样,成了统治人和扼杀人的自由的一种极权性的社会力量,或者像他说的,“起着思想灌输和操纵的作用”^④。哈贝马斯认为,这个事实现在已被广大居民阶层所承认和接受。因此他反对马尔库塞把科技进步所起的社会功能同传统的意识形态所起的社会功能相提并论。

哈贝马斯进一步指出,科学与技术,今天不仅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而且也成了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作为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它为统治进行辩护或论证的标准是非政治的,因为这个社会的统治的合法性是“从下”,“从社会劳动的根基上”获得的。也就是说,它是依靠科技进步的成果,依靠对个人需求的补偿所取得的广大居民对制度的忠诚获得的,而不是“从上”,通过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政治统治获得的。^⑤因此,他不赞成马尔库塞的说法:因为技术变成了统治的得力工具,所以技术的特征是政治的。^⑥

哈贝马斯强调指出,技术与科学作为新的合法性形式,它已经丧失了意识形态的旧形态,已经成了一种以科学为偶像的新型的意识形态,即技术统治论的意识。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已不

再具有虚假的意识形态的要素和看不见的迷惑人的力量。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同以往的一切意识形态相比较,已经不再具有多少意识形态的性质。虽然哈贝马斯也同时指出,尽管科技进步同旧的意识形态一样,也发挥着使人们安于眼下的生活状况,阻止他们思考和议论社会的基本问题的作用^⑦,但它已完全没有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压抑和奴役人的功能。所以哈贝马斯批评马尔库塞的科学技术排斥民主与自由的论点,反对他哀叹人们在自己制造的机械装备面前愈来愈软弱无力的论调,认为这种悲观主义论断不符合事实,因而是错误的。^⑧

哈贝马斯指出,马尔库塞之所以得出“技术的解放力量转而成了解放的桎梏”的结论,其原因就在于马尔库塞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性质和作用的变化缺乏正确的分析和认识,对这个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形成的新格局没有给予准确的描述。^⑨

二、关于对马克思的若干基本理论的新的解释

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文中,一方面用他的劳动(目的理性活动)和相互作用(制度框架)这两个新概念来论证后工业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形成的新格局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分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情况,指出,“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第一,国家的干预活动增强了,而这种干预活动必然保障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密切,而这种密切关系使得诸种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他认为,这两种发展趋势破坏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原有格局。因此,马克思当年在分析自由资本主

义时提出的某些原理,需要作新的解释:

1. 关于剩余价值学说的问题

哈贝马斯认为,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虽然资本家也试图通过采取新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获得经济效益。但是,直到19世纪后期以前,自然科学还没有起到加速技术发展的作用。那个时期,技术革新只是依赖于零零星星的发展和创造,自然科学对现代化进程所起的作用还是间接的。因此,科学和技术的相互依赖性还不十分明显。但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和技术的依赖性日益密切,出现了技术科学化的趋势,并且,科技进步直接被运用于生产,使科学、技术、生产三者结合成了一体。由于科学技术直接运用于生产,从而大幅度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科技进步实际上决定着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这样,科学和技术就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成了“独立的变数”和“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这就是说,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创造剩余价值的,已经不再是马克思当年所说的直接生产者的劳动,而是科技所创造的生产力。因此,他的结论是:“马克思本人在考察中所得出的剩余价值来源——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就愈来愈不重要了”^⑩,“马克思根据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正确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条件消失了”^⑪,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现在也就不能成立了。

2. 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性质和作用的问题

哈贝马斯认为,自从科学技术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之后,生产力的性质和作用发生了变化。在他看来,这表现为:(1)生产力的发展取决于科技进步,而非取决于生产关系的改变;(2)生产力所发挥的作用不再是对生产关系的有效的合法性进行批判的基础了。相反,由于科技进步本身具有使统治合法化的功能,所以,与科技进步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力也成了使统治合法化的

基础^⑫，(3) 生产力已不再是社会向前发展和人类要求解放的革命潜力。对此，哈贝马斯写道：“虽然生产力从一开始就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它似乎并不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在一切情况下都是解放的潜力，并且都能引起解放运动。至少，自从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依赖于科技进步以来，生产力再也不是解放的潜力，再也不能引起解放运动了。”^⑬

3. 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问题

哈贝马斯认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国家采取了政治的、法律的和经济的手段，加强了对经济活动的计划、领导和管理，对经济发展过程进行持续的调节，从而使生产关系不仅不会阻碍和限制生产力的发展，相反还能使生产力保持着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在他看来，晚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具有生命力，而且还具有两种优越性：第一，它所建立的经济机制可以使生产力得到持续的发展；第二，它所建立的经济合法性可以使统治系统同不断前进的子系统的合理要求相适应，也就是说，能与不断发展的生产力的要求相适应。^⑭所以他说，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不仅是“合理的”，而且也是“技术上必要的组织形式”。^⑮

4. 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阶级斗争的问题

哈贝马斯认为，由于科技进步带来的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巨大丰富，广大居民阶层的生活水平有了惊人的提高，贫富差别迅速消失。原来划分阶级的经济基础在这个社会中已不复存在。原来社会中的两大对立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是成了与生产利益紧密相关的伙伴关系。那些同维护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利益，也不再是阶级的利益，不再带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⑯

虽然哈贝马斯提出了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两大阶级和那种公开的、对制度具有破坏性的阶级冲突已经消失的论断,但是他又认为,阶级对立并没有消亡,而是潜伏着。这种潜在的阶级对立以集团的文化形式表现出来,并且有时甚至还可能形成严重的冲突。可是这种冲突同过去的那种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冲突,在表现形式、内容和性质上都已不相同。首先,这种冲突不是爆发在阶级与阶级之间,而是爆发在“生活状况恶化,或者说没有社会特权的集团同享有社会特权的集团之间”;其次,不是爆发在物质的再生产领域中,而是产生在文化的再生产领域中。这也就是说,不是爆发在分配问题上,而是发生在生活方式的基本问题上。因此这种冲突不能被视为“社会的和经济的阶级冲突”;第三,这种冲突不再以政党和组织为媒介(渠道),因而不会酿成危害制度的稳定性的危险;平息这种冲突也不需要整个制度付出代价。所以,解决这种冲突的办法,自然不会是资产阶级当年要求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的斗争方式,也不会是19世纪中期工人组织起来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方式。一句话,在哈贝马斯看来,未来社会的发展,不是依靠阶级斗争,而是依靠“科技进步的逻辑”,依靠更加充分地 and 合理地利用尚未转化为现实的科学和技术的潜力。^①

5. 关于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和职能的问题

在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作了重新表述的基础上,哈贝马斯明确提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国家的干预活动,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国家与社会不再是马克思的理论所规定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了^②。政治不再仅仅是上层建筑现象了,它具有一种独特的消极性质;它不是以实现实践目的为导向,而是以消除功能失调和排除那些对制度具有危害性的冒险行为,……即以解决技术问

题为导向^⑨。因此,他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中,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已不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是成了一种“超越潜在的阶级界限的”调和各个阶级利益的力量。作为这样一种力量,它所关心的是“一切享有法律权利的人的公开的、普遍的利益”;它的职责是“为公民创造承担生产过程的条件”,为整个制度的安定和每个人的职业晋升提供可能性;是保护、补偿和平衡经济上软弱的社会集团的利益,是“积极地塑造社会生活”,以确保广大居民阶层对国家和制度的忠诚。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排斥和摒弃直接的政治统治或以经济为媒介的社会统治;它所实行的是“一个阶级主体把另一个阶级主体作为可以同自己平等的集团来看待”^⑩的统治形式。所以他把晚期资本主义的这种国家称之为“社会国家”(der Sozialstaat)。

三、关于克服和预防科学技术在发展方向及其 使用中产生的副作用及危险性的设想 ——政治的科学化问题

哈贝马斯在这本论文集中也论述了后工业社会在科技发展方向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尤其是滥用科技尖端成果给人类社会以及世界生态环境造成的灾难问题。原子弹、氢弹的制造及使用,就是这些事实中最突出的例子。这是在科技发展及其使用之间出现的一种富有讽刺意味的关系。这种令人担忧的状况,在热核武器的时代里,又以人们未曾预料到的方式日益加剧。因此,哈贝马斯呼吁人们,特别是科学家,技术人员,领导社会的政治集团,对科技发展的方向和它的实际运用问题进行认真反思;他呼吁就这一问题展开一场政治上有效的、能够把社会在技术知识和技术能力上拥有的潜在能力同人们的实际需要和愿望

联系起来的深入的讨论。在他看来,通过普遍的和自由的讨论,给集体生存酿成巨大危险的统治的非理性,似乎能够得到克服。因为这种讨论能够启导政治活动家们参考技术上可能的和可行的情况,纠正他们在发展科学和技术的兴趣和利益上所坚持的那种由传统所决定的自以为是的态度,同时也能够帮助他们根据讨论中所表达的认识和要求,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今后究竟应该在什么方向上以及在多大规模上发展科学和技术。^②

他还希望和要求政治家和技术专家之间建立一种互相批评、取长补短的友好关系,并用这种关系代替他们在职能上的“交付任务”和“提供建议”的严格区分。他认为,专家和政治家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不仅能使依仗意识形态进行的统治失去合法性的基础,并且也能使这种统治从整体上接受以科学为指导的批评与建议,从而使这种统治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新技术和新战略的发展将受到价值系统的控制,另一方面,反映在价值系统中的社会利益也将通过对满足这些社会利益的技术可能性和战略手段的检查而受到控制。^③

他还号召科学家们对他们所生产的技术产品造成的实践后果进行反思,甚至鼓励他们打破他们的属于科学自身的公众领域的限制,采取直接求助于社会舆论的办法来防止同既定的技术选择相联系的实践后果,来批评和反对那些与实际的生活利益相违背的研究投资。^④

从上面的简单介绍中,读者不难看出,《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既是批判近几十年来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对科技进步的悲观主义观点,又是阐述随着科技进步而发展起来的工业社会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性质,国家的性质和职能等发生的重大的质的变化的一本哲学社会学理论著作。他对科学与

技术的现状和发展前途充满了乐观主义和信心。书中列举的事实和阐明的观点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哈贝马斯提出的科技发展的理想,可以说表达了相当多的人的情感和愿望,甚至可以说代表了一种社会思潮;他的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的合法性是通过科技的惊人成就取得的,以及科技进步的发展使得马克思的一些基本原理丧失了它们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提出时的前提和作用的论述,或许正是这本论文集在许多国家哲学界和社会学界引起强烈反响的原因。

当然,至于哈贝马斯为科技发展所设计的蓝图能否被人们,尤其是被发达工业社会的政治领导集团所采纳,以及他关于马克思的一些原理在后工业社会中已经丧失了对象的论述是否能为人们所同意,那就不决定于理论框架的构建者和阐述者了。

哈贝马斯似乎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书中写道:“问题不是我们是否**充分使用**一种可以占有的,或者可以发展的潜力,而是我们是否**选择**我们愿意和能够用来满足我们的生存目的的那种潜力。同时我们必须说,我们只能提出这个问题,而不能有预见性地回答这个问题。”^①

然而,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哈贝马斯的观点已经得到和正在获得广泛重视和研究,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

我们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王玖兴先生的热情帮助。在此,谨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注 释

① Max Horkheimer, kritische Theorie, eine Dokumentation, Herausgegeben von A. Schmidt, Bd. 1, S. Fischer Verlag, 1977, S. 5.

② 参阅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年版，导言第二页；第一章第八页，等等。

③ J. Habermas,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 Frankfurt am Main 1968, S. 7.

④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同注②，第一章第十二页。

⑤ J. Habermas, 同注③，S. 69.

⑥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同上，第一章第十八页。

⑦ 参阅 J. Habermas,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同上，S. 89.

⑧ 参阅 J. Habermas, 同上书，S. 117.

⑨ 参阅同上书，S. 58.

⑩ J. Habermas, 同上书，S. 80.

⑪ 同上书，S. 74.

⑫ 参阅 J. Habermas, 同上书，S. 52, 53, 92.

⑬ J. Habermas, 同上书，S. 92.

⑭ 参阅 J. Habermas, 同上书，S. 70.

⑮ 参阅同上书，S. 51.

⑯ 参阅同上书，S. 86.

⑰ 参阅同上书，S. 99.

⑱ 参阅同上书，S. 75.

⑲ 参阅同上书，S. 77.

⑳ 参阅同上书，S. 86.

㉑ 参阅同上书，S. 118—119.

㉒ 参阅同上书，S. 126—127.

㉓ 参阅同上书，S. 143—144.

㉔ J. Habermas,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 Frankfurt am Main, 1968, S. 99—100.

目 录

中译本序	1
前 言	1
一、劳动和相互作用	
——评黑格尔耶拿时期的《精神哲学》	3
二、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纪念 H.马尔库塞诞辰七十周年	38
三、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生活世界	84
四、科学化的政治和公共领域	97
五、认识与兴趣	118
说 明	138
术语、人名、地名索引	139